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十、苦鬥被擒 流水無情戀落花

鐵漢聽出樓中喝罵的都是婦女，並未見人，樓下花林外也無敵人趕來接應。想起來意，又生希望，忙即跟蹤縱過，正在威喝：「狗婆娘，再喊我就殺你。快說……」底下兩字沒有出口，林鶯已是恨毒心橫，瞥見敵人迫來，雙手抱住欄杆，左腳剛一沾地，猛起右腳，也不問什地方和敵人板斧厲害，冷不防向後踢去。鐵漢只顧說話，見她人尚不曾立穩，差一點沒被甩到樓下，一時疏忽，以為敵人只是身法輕巧，力氣不濟，真要動手還是不行，沒想到方才乃是僥倖得勝，樣樣湊巧，敵人手腳又准又快，冷不防竟被踢中，當時只覺胸前好似被鐵棍杵了一下重的，其痛非常。不知敵人週身傷痛，酸麻力弱，如在平日，踢這一腳，一任鐵漢筋骨健強，胸肋骨也非被她踢斷不可。

當時負痛情急，又覺此舉又是晦氣，怒火上攻，隨手一斧。林鶯「哎」一聲慘呼，腿骨立被斧柄打斷，痛暈死去。鐵漢見人倒地不動，下面還無人來，膽子越大，正想房中都是婦女，可以威嚇。心想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能夠就勢將人救出一個多好。就是不能辦到，後面湖蕩相隔這近，逃也容易，怕他何來？

主意打定：正要轉身，忽見一使女由別房奔出，見狀大聲哭喊：「夫人被強盜打死，你們快來！」

鐵漢大怒，忙趕過去，口中怒喝：「你們也是好好人家女兒，一樣在此受害，為何幫助惡霸和我作對？」

眼前一花，兩條套索忽由身旁門內飛出，當頭罩下。同時便聽樓下來路人聲喧嘩，知道再不逃走凶多吉少。上身已被人套住。只顧追那前面使女，不曾留意旁邊門內有人埋伏，一時疏忽，冷不防幾被拖倒。總算天生蠻力，板斧明光耀眼，又重又快，一見不妙，急中生智，知道這類套索越掙越緊，非但沒有強抗，忽然一聲怒吼，反將板斧舉起，改朝門內殺去。

那用套索的原是兩名心腹使女。平日無事，隨著林鶯學了一點本領。本領不高，力氣又弱，因見主人被人打倒，似已送命，一時情急，一個搶出喊人，兩個匆匆搶了兩副套索，本想暗中下手。一見敵人走過，更不怠慢，同發出去，剛將人套住，心中一喜，用力一抖，敵人並未倒地，反被帶往門外。

想起主母那高本領尚被打倒，心已發慌。另一個想起房中有刀，還有兩個同伴剛醒，正在向窗哭喊，口中急呼：「你們快拿刀來殺這強盜！」猛瞥見敵人頭上帶著套索，手持板斧，兇神惡煞一般回身殺來，不禁大驚。

一個丟了套索便往回跑，另一個嚇得嘶聲哭喊，驚慌大甚，往回一退，又被門檻絆了一跤。鐵漢先頗急怒，及見這幾個使女年只十三四歲，看去那麼秀氣，想起都是土人之女，不忍殺害，口喝：「我不殺你，快些停手，不許亂喊！」

隨說反手一撕，一面用斧連斷帶割，匆匆割斷套索，丟向一旁。耳聽下面鑼聲四起，人和走馬燈一般。有的還拿著燈火，分好幾面潮水一般往樓前殺來。上空又有兩枝旗花，帶了紅白二色火星飛過。不知莊中敵人日常無事，雖然疏忽，被他偷偷掩進，但是防備甚嚴，四外均有專人防守，一經警覺，全數發動，四面堵截，本領稍差的人插翅也難逃走。

一見敵人均由前面趕來，逃路是在後面，並無懼意，人已由後樓縱落，想起後莊還有幾處草堆糧倉，心中一動，順手摘下一盞殘燈，一面飛逃，沿途點去。耳聽樓上眾使女哭喊救火捉賊之聲，也未聽清，轉眼跑到水旁。後莊一帶更是黑暗，回顧敵人並未追來，所點兩堆糧草也無火煙冒起，心還可惜沒有點燃，以為游過這片湖蕩便可逃走。

這時快要天亮，黑暗之中敵人難於搜索，定難追上，忙往水中躡去。中途回顧，逃路樹林之中火光甚亮，方料火起，忽聽喊殺之聲，再一回顧，不禁大驚。

原來敵人平日均有訓練，想是知道來人要由水路逃走，竟分好幾路繞追過來。前見火光乃是爭點火把，所放的火似已撲滅。又洩出不遠一段，回顧敵人業已趕到水旁。遠望過去，好似三四條火龍飛馳掩映於來路樹林之中，晃眼會合，相繼趕到。內有一路並順對岸沿湖往前趕去，分明看出逃路，想住前面堵截。

湖中一帶的水面已被照得明白如晝，心中一驚，忙往前趕，方喜離岸不遠，一個猛子便可衝到。剛一上岸，待要援崖而上，翻將過去，相隔那崖還有三四丈，忽聽數聲斷喝，抬頭一看，崖上火光照處，敵人突然出現，一個個手持刀箭，各用石塊朝下亂打，同時喝罵。

再一回顧，方才沿河追趕的一起敵人業已橫渡過來。這才看出左側水面較厭之處還有一條浮橋，不知先前怎未看出。知道原路已難逃走，猛想起崖角那面還有一洞與外相通，雖然越逃越遠，不是回路，並還只聽人說，隔著一片峭壁，不曾去過，終比落入敵手要好得多，忙又回身往側一轉，順著崖坡往臨水山洞一面逃去。

還未到達，眼前一亮，洞中又有四個賊黨手持火把縱將出來，迎面先是兩支鋼鏢，差一點沒被打中。心裡一急，亂了主意。當時怒火上攻，把心一橫，回顧後面人多，怒吼一聲，手持板斧往回殺去，準備拼得一個是一個。

哪知當頭數人轉身就逃，不知敵人奉有密令，又有好些認出鐵漢，立意生擒，故意誘敵，以防水遁。鐵漢剛追到崖前空地之上，敵人忽然反身殺來。鐵漢看出敵人越來越多，三面圍住，只空出危崖一面，立意拼命，也不管是什用意，手中板斧潑風也似亂劈亂殺。

也是巴賊輕敵太甚。聞得警報，趕到樓上，見愛妻剛剛痛醒，一腿已斷，哭說來賊就是鐵漢，忙傳密令，吩咐生擒，那幾個有本領的武師到得最快，先和巴賊一起趕到樓上。因巴賊意欲就勢與東山諸俠翻臉，近又探知鐵漢雖住東山境內，並非香粟村對頭手下，知其逃走不脫。

怒火頭上，一面傳令生擒來賊，為夫人報仇，一面集中商計，東山諸俠不去終是大害，用什方法將其吞併。這十多個得力武師全被留住，不曾追去。鐵漢本來力大身輕，近隨妻公亮又學了些速成的手法，遇見能手雖然不敵，對付幾個飯桶打手惡奴尚還將就，又當情急拼命之際。

一面奉命生擒，不敢施展殺手；一面卻恨不能一斧將人劈成兩片，斧沉力猛，縱躍如飛。眾惡奴防他突圍逃走，人又分散開來。動手的多半輕敵，轉眼之間竟被斃傷了五個。內一惡奴額骨也被削去一片，差一點腦漿迸裂，這才看出厲害，紛紛上前夾攻。因奉巴賊之命，雖有暗器，不敢亂打。

鐵漢偏是怒髮如狂，越殺越勇。眾惡奴打手雖將他圍住，只是虛張聲勢，閃避招架，如非倚仗人多，乘其轉身之間由後暗算，簡直無力反攻。時候一久，又有三人的兵器被斧打飛，虎口皆裂。鐵漢也因對敵時一味兇猛，不知運用氣力，難於持久。上來用力太猛，打了一陣，便覺氣喘臂酸，真力不濟。

想起前日晝公亮所說，心中一驚，深悔失了機會。這班惡奴並無用處，方才無論殺向何方，敵人俱都讓避，突圍而逃並非無望，怎會忘卻？照此拼鬥，早晚力竭倒地，受那慘刑，還是逃走的好。念頭一轉，正待往山洞一面衝去，不料時機已失，眾惡奴打手待久無功，反被傷了數人。

平日狐假虎威，大話說得山響，這多的人連一個外賊都難取勝，實在難堪。想起主人仗著自身行家，武功極好，常罵所用惡奴打手都是飯桶，性又刻薄，此時必在所居樓上遙望。莊中十多個好武師一個未到，分明借著敵人要我們的好看。再不將人捉住，非但丟人，少時還受重罰，豈不冤枉？來賊已將夫人打傷，還要生擒，不許殺害，動手時好些顧忌，吃虧甚大，俱都氣憤。

內有幾個狡猾一點的本在旁邊沒有動手，想出一計，晴約同黨掩往洞中取出長索，將火把丟掉，埋伏暗處。正要命人通知同伙誘敵，鐵漢已自行投到，立被絆倒。眾惡奴一擁齊上，先將板斧打落，綁了一個結實。因恨鐵漢不過，就地拖走，還未到達，已鬧了一身傷。

巴賊這時舊情尚在，當著林驚拷打鐵漢，先磨折了一個夠，然後綁向石牢之中吊起。為了鐵漢倔強，罵不絕口，力氣又大，手脚鬆立時縱起拼命，又不怕死，看守惡奴連吃了好些虧。巴賊既想拷問真情，又因他傷了林驚，恨之入骨，立意要使仇人多受痛苦，不許殺死。

實在無法，只得用繩將他週身纏緊，倒吊槓上，另想法子磨折。忙了半日。鐵漢力也用盡，無可再強。這日在牢中受苦，婁公亮忽然得信趕來，先向巴賊討人，巴賊非但堅拒，反說了許多無理的話，於是爭鬥起來。公亮本領雖高，一則寡不敵眾，巴賊雖是一個惡霸地主，山中生長，從小好武，家傳武功，得過高人傳授，何況還有許多得力爪牙。上來公亮雖用暗器寶劍傷了數人，將巴賊最得力的二個武師刺死，結果仍中巴賊誘敵之計，將其擒住，正想為那武師報仇。

柔雲因在山中打獵，遇到公亮，一見傾心；又問出是東山婁氏雙俠之一，越發看重，愛之更深。不知公亮近在兩山交界一帶打獵另有深意。覺著對方香粟村人間樂土，附近又有極好獵場。自從兩三年前與林蓉出來打獵，見他同一少年追一猛虎，上下山崖縱躍如飛。

先不知道來歷，只林蓉因追野豬；與同來少年無心巧遇，問出家在香粟村居住，匆匆一見，未說姓名，想不到會是婁家兄弟，由此不曾再見。自從二次再見，連遇數次，才知他常來林中打獵，心疑為了自己而來，雖然心喜，少女嬌羞，顧惜自己身份，先還故意矜持，不肯表示，也不每日前往等他。

過了些日，見公亮隨隨便便毫無表示，每次相遇偏是笑語從容，不亢不卑。內有兩次並還約同一齊打獵，彷彿極願同游。仔細察看，有時似在想心事神氣，忍不住借話引逗，對方卻似不解，自己又不好意思明言心事，就此耽延下來。

日前又往林中尋他不遇，等了一會兒，失望回莊。想起平日均由林蓉作伴，也許當人不肯開口，今日特意孤身到此，偏是尋他不見。行至中途，心正煩悶，忽聽林中騷動，山風大作。回頭一看，正是心上人騎了一隻猛虎穿林而過，猛想起近一兩年常聽人說，本山不知由何處來一白衣蒙面騎虎少女，長得十分美貌，本領更高，專幫土人和兄長手下作對。

土人往往全家逃亡，不知去向。並有幾個有本領的武師打手為這一人一虎所殺。兄長大怒，日常命人滿山窮搜，並無蹤影。此女非但形蹤飄忽，力大無窮，所騎猛虎更是厲害，靈巧已極，說來就來。等你聞得虎嘯，帶人趕去，已沒有了影子。近日兄長因其專和本莊作對，專殺手下惡奴，稍微僻遠一點的地方連叫人催糧都不敢去。

如非積威之下，土人不敢抗拒，自行送到，好些地方的糧已無法往收。心中痛恨，每日加緊戒備，命人守望。只一發現蹤跡，聞得虎吼，立時帶人飛騎趕去，結果仍是徒勞，每一談起，便咬牙切齒，暴跳如雷。虎乃山中猛獸，這虎看去更是長大威猛。

公亮從未說起有一虎騎，怎會騎在虎背之上，彷彿騎慣神氣？人又那樣高興。再想起惡奴們曾說虎女長得比畫兒上的仙女還要好看，莫要意中人每日到此並非為我，當時一股酸氣直衝腦門。虎行絕快，追趕不上，只得走回。跟著連去兩次，均未見人，想起心煩，氣得眠食難安。雖疑公亮薄情，並不愛她，無奈以前相對頗為投機，雖無表示，有時卻似等候自己。

常見他在當地徘徊，低頭尋思，自己一到立轉笑容，性情又是那麼溫和。同獵之時幾次試他，也極聽話，從不固執成見，怎麼看法也不像是沒有情意。日前又只見他一人騎虎走過，未見虎女，如何便斷定他是愛上人家？心雖略寬，終放不下。

正在每日胡思亂想，心中愁苦，忽聽人報，意中人為救鐵漢，已被兄長擒住，忙和林蓉趕去，從旁力勸。巴賊竟為所動，覺著東山諸俠，公亮本領不是最高，已有如此厲害，如將他殺死，定必趕來拼命。莫如暫困石牢之內，軟硬兼施，如能就此收服，非但少一個後患，還可增加許多威勢。

就不吞併香粟村，將獵場大片土地要些過來，招些窮人來此開墾，豈不也好？就是公亮倔強不服，勢成騎虎，要將他殺死，也應聽妹子的話，先將所約那些好幫手尋來，算定一舉成功，有勝無敗，再殺不遲。此時正好拿他當押頭，挾制對頭。非但不能殺他，還不可屈辱太甚，免生反感。當下傳令造一木樁，將鐵漢用鐵環釘在上面，把手腳頭頸胸腰等處一齊套住，做個榜樣。

因對公亮勸說不聽，改口說道：「你既不肯與我化敵為友，只好委屈些日，等你氣平再說。不過老兄本領甚高，稍微疏忽，你便破壁飛去，日後彼此報復，定必互有傷亡，有失東西兩山和氣。暫時給你帶點首飾，不要見怪。」

公亮見二女在旁滿面愁容，連使眼色，只裝不見，哈哈笑道：「婁某既落你手，要殺開刀，決無話說。否則，任你想什方法，我這客人也留不住。幾時高興，說走就走，你卻不要後悔。」

巴賊雖是行家，只知敵人有極好武功，鐵鏈鑄未必有用，特意親自動手，先將公亮雙手反縛，雙腳腕釘上一副木狗，帶上鐵鐐，再用鐵錘倒吊地牢鐵梁之上，打算餓他兩日再說。柔雲見心上人受此酷刑，自是心痛，連明帶暗每日均往探望，將公亮所帶寶劍、鐵環、暗器等全數要去，以作準備；又向巴賊苦口力勸。巴賊看出妹子情急，面上常有愁容，先頗生疑。

繼一想，此人少年英雄，如將妹子嫁他，也算門當戶對。想由妹子身上誘其降伏，又恐公亮不肯，平白丟人。表面不說，卻令柔雲相助防守，暗命惡奴聽她指揮，卻不好對其明言，柔雲一聽自己可以出入地道，自合心意。

這日乘機去往牢內，向公亮假作勸降，暗中示意，公亮只是冷笑不理。柔雲當他氣極，實在無法。因其以前見面曾說林蓉人好難得，想令代勸，又恐惡奴金三狼疑心，假裝查看全牢，命惡奴相隨在側，到處流連詢問，卻令林蓉由上面山洞掩進，代往勸說。並告以只要公亮真有良心，柔雲便冒奇險也必救他逃走。

林蓉悄悄掩往上面小洞一看，公亮人已帶了鐵鏈坐在槓上，非但不曾受苦，人未倒吊，連雙手也由鐵鑄中脫出，正和鐵漢低聲密語。大意是說：這一身刑具並困不住他。但他一走，鐵漢命必不保，為此想等援兵到來，相助脫身。並說：木狗討厭，鐵鐐粗重，又在木狗之上，不將木狗弄碎，不能用縮骨法脫身。

如將木狗毀掉，敵人定必警覺，下手必須格外小心。已用內功，乘著無人之時，將腳底木狗毀壞，外表只剩一層木皮，稍微用力便可粉碎，脫身而出。別的不怕，只恐仇敵忽然變計，想先殺我。這裡人多，防備大嚴，寶劍不在身旁，要將你身上所套大小六根鐵環弄斷，放你起身，不是容易就能辦到。

這長一條地道，我尚難說，帶你同逃更是無望。我單人逃走卻較容易。這不比被擒之時，強敵太多，四面包圍，週身均被鐵鏈粗繩綁緊，無法脫身。我見人已倒地，任其捆綁，不與強抗，便是為此。否則，綁我那兩個惡奴早已被我打死，哪有今日？到了外面，仇敵必將我綁在樁上，萬想不到我會逃走。

出其不意，我先將雙手脫出，稍微一振，木狗立碎。脫那鐵鐐更是輕鬆。雖然仇人多，沒有十成把握，憑我一身輕功，多少也有指望。我那朋友再要守候在旁，趕來接應，仇敵任多厲害，也攔我們不住。你如命長，我去不出兩日，定必將你救走。否則只好代你報仇了。

你單情急罵人，多找苦吃，有什用處？本來事關機密，方才來那女子不知我自能脫身，前來賣好，我未理她。她不知我心意，因恐惡奴給我氣受，假裝查看全牢，將其引開，必有些時耽擱。隔壁均是難友，你又為他而來，就被聽去也必不會洩露。我恰在此時準備好了十之八九。

今夜便是仇敵不下毒手，我那朋友必要趕來。我不逃出，此人最是心熱，就許孤身犯險，累她吃虧。我主意還未想好，萬一不能顧你，遇事必須忍耐。這班沒有人性的豺狼有什理講，犯不著多吃他的苦頭。

林蓉旁觀者清，早就看出柔雲片面相思，公亮並非對她真好。偶想心事，也決不是為她。只為面嫩心軟，常時相遇，見柔雲癡情太甚，不知不覺自然流露，對方一個少女，人又不惡，不好意思使其難堪，稍微敷衍，好在不曾明言，至多同獵，故未堅拒。那日柔雲孤身往尋，公亮騎虎走過，以後便不再見。

此時想起，非但有心避而不見，連那騎虎走過故作未見也是取瑟而歌，有心表示，使其死心。否則，巴賊多麼可惡，柔雲對他這樣愛護，滿面愁容，關心已極，又當患難之中，怎會理都不理，若無其事？斷定公亮看不起柔雲。無奈身在虎口，姊姊這一殘

廢，以後光陰更是可慮。

全仗柔雲能處得好，把自己當成心腹，連想嫁公亮的心事都不隱瞞。已賊又常肯聽妹子的話，正好互相利用，借她之力，免得受害。自來忠言逆耳，她正情熱頭上，如照直說定必不快，甚而惱羞成怒都在意中，只得答應照辦，帶了食物，輕悄悄掩到洞旁窺聽。

為了洞中黑暗，只有一盞油燈低懸在下，上面有一小洞，公亮始終不曾看出，全被聽去，果然平日料得不差，低聲喊道：「婁三哥，放小心點，不要說了。你那麼精細的人，如何隨意出口？幸而是我，要是別人，豈不危險？柔雲姊姊對你實是癡得可憐，你便不想要她，能以自身之力脫困，人家終是好意，何苦來呢，就這樣，她還命我來送食物，你能坐起，我省事不少。

「我姊姊均願助你出險。我這苦命人的身世三哥想早知道，現在越發度日如年，只有七尺之地容我棲身。我必設法逃走，到時望你仗義相助；終身感德。香粟村道路前已問過，以前當著雲姊未便多問，還有一段不大詳細，請你明言相告，以便日內惡人逼我太甚，立時往投。只請代向主人請求一聲，如其不便相容，指我一條明路，命人引出山去也好。我不回去，雲姊決不許惡奴回來，此時上下無人，但說無妨。」

公亮早知林蓉志行高潔，不是乃姊在此，惡霸還有顧忌，早已孤身逃走。平日幾次暗中察看，人甚端莊義氣，本有同情，想不到背後說話被她聽去，難得看出心事，卻不幫助柔雲，發生反感，不由感動，便先稱謝，將途徑詳細告知。並令轉勸柔雲說自己此時尚談不到婚姻，不必癡心，盛情心領，將來必有以報。

所送食物也不肯要。後經林蓉勸說，並將上條絲繩的食物拋將過去，公亮只得接住。因鐵漢餓得難受，相隔又遠，想令張口，將食物投往口中。林蓉見狀力勸，說三哥手法雖准，鐵漢粗心，稍一疏忽，落向地上，無法拾起，全都敗露。雲姊已向巴賊說好，今夜必有食物送來，不妨命他暫忍一時。

公亮也覺鐵漢量大，這包東西都給他吃也不夠半飽，又聽林蓉惶急之狀，只得停手。吃完，林蓉將包收回，道聲：「三哥珍重，不要辜負雲姊好意。在此一半日無論如何也必助你脫困，千萬不可輕舉妄動。」說罷走去。

見了柔雲，並未直說。柔雲始終疑心。想起莊後湖蕩對面有一山洞，公亮由此逃走比較容易，就遇對面洞外把守的人，憑公亮本領也打得過，便拉林蓉和兩心腹丫頭先往探路。不料寇公遐當日往黃龍山尋訪長安城外所遇馬上少年，中途遇見山洪，無意之中恰巧由洞中走來。

柔雲心中有事，並未留意。林蓉眼尖，突然發現舟中伏有一人，像個文士，心中一動。恐被同來使女發現，害人性命，故意把柔雲主僕二人引向一旁，偷偷一看，剛看出對方神情狼狽。柔雲因聽林蓉說公亮把食物分給鐵漢，並未吃飽，並還口渴思飲，心中一急，便要回。

林蓉惟說地勢還未看好，不能這樣疏忽。沿崖一帶如有上下之路，以婁三兄的本領必能越過，豈不比穿洞而出遇見防守的人要好得多？柔雲信以為真，反倒謝她關心。恰巧旁邊有一小舟，只顧回莊強著惡奴準備酒食，連頭也未回，帶一貼身使女匆匆趕回。

另一使女也是土人之女，初來時取名四喜，先在林鶯房中。這日犯過，正受欺打，林蓉知乃姊手辣性暴，看她年幼可憐，代為求情，討將過來服侍自己，平日待她極好。知其忠心，特意留下做伴。柔雲走後，令在一旁守候，自往窺探公遐，是個正人君子。當地四面羅網，急切間想不出個好主意。

意欲趕回莊去，把衣履食物取來再作計較，一時心慌，先又不好意思明言，剛一上船，便聽公遐訴苦求助。既恐對面賊黨看破，又不便趕回，只得打槳如飛，向前急馳。回顧公遐竟自己撐船跟來，人又外行，到處亂撞，居然被他撞進莊旁小溪，心中叫不迭的苦。

總算湊巧，巴賊聞報虎女出現，早帶領多人追去。又當黃昏眾惡奴用飯之時，主人不在，各在屋中飲酒說笑，那一帶恰是冷僻無人之處，竟未被人看出。林蓉也頗膽小害怕，既一想，此人明是遊山迷路，遇見洪水逃出來的好人，既被我看見，便應救他出險。

好在雲姊和我一黨，又正有事用我之際，落得乘機下手，救他一命。念頭一轉，忙告四喜，速尋一身男子衣履，連同食物，藏放房中，等我自取，千萬不可被人曉得，一面去尋柔雲商計。

柔雲雖然從小嬌慣，畢竟少女面嫩。為了癡愛公亮，滿腹心事無法傾吐，更把林蓉當著心腹。有時想起，還是不好意思，許多話仍都不便出口。當日更因救人心切，強著林蓉為她犯險，去探心上人的口氣，只管心情悲憤，毫不掩飾，終是內愧。巴不得林蓉和她一樣，也有一個未來情侶。

這時正強迫惡奴，借口莊主之命，令其準備囚人飲食，由內趕出，一見林蓉惶急之狀，彷彿對於來人關心到了極點，想起林蓉素來穩重，不輕許可。兄長雖是心情不好，到底有財有勢，莊中婦女只要得到歡心，立時平步登天，享受無窮，便那日久寵衰的，只不招他厭恨，口出怨言，也有豐衣足食，過著舒服日子，比那些土人生活相差天地。

老早便看上林蓉，用盡心計，討好勾引，並托自己和乃姊代為勸說，她竟以死自誓，畏如蛇蠍。近日聽她背後口風，非但兄長看不起，莊中這許多的少年名武師也一個不放在眼裡，並還露出想要逃走之意。人又謹細，不輕言笑，平日喜怒不形於色，今日竟會改了常態。

一個不相干的落難人，就被兄長手下看破擒住，只要不是奸細，至多吃點眼前虧，打弔兩日，一經拷問明白，便看來人才能，量力做事，不過不能回去。如有一點本領，還可得到厚待，何必如此驚慌關切？料有原因。

自己對於公亮也是一見鍾情，再聽來者是讀書人，初次見面，便說人家至誠君子，不知林蓉救人心切。因這兩日惡霸又當內憂外患心神不安之際，環莊四外防備嚴密，竟有生人到此，必生疑心。便自己如非看出來人辭色誠懇莊重，與尋常所見這些外面來的武師迥不相同，也幾乎生出疑念。

放在這些只知貪功討好，沒有人性的惡奴眼裡，休想活命。一半情意，一半投緣，不知怎的生出一種同情愛護之念。柔雲恰誤會她和自己一樣，對於來人生出情愛。本是共心腹的姊妹，閨中少女，自動愛一男子本就害羞，難得林蓉和她一樣，也看中這個來人，正好配對。

不由同病相憐，巴不得能夠助她成功，市恩於人，以後互相幫助，結成兩對夫妻。再細細一問，越聽越覺所料不錯。非但一口答應，並代兩次望風，守在當地，遇見來人便想法支開，不令作梗。好在兄長外出，莊中只有她大。惡奴均知巴賊愛這妹子，有時極聽她話，並許隨便做主。如非柔雲性情心腸較軟，面皮又薄，從不肯動手打罵下人，照樣可使全莊人等畏之如虎。

林蓉知她頗有權力，本領又大，只是不善運用。惡奴對她雖不免暗中輕視，真要發怒，也不敢絲毫冒犯。見她毫未生疑，滿口答應，好生歡喜，只顧救人。柔雲向其探詢，暗示她已愛上來人的話一句也未在意。先裝彩藕，迎著來船，把公遐引往土山洞中藏起；跟著趕回，拿了提籃，又裝採花，親身送去。

瞥見人在小洞窺探。這一驚真非小可。只顧搶前喝止，忘了寇公遐下身赤裸，情急匆忙之中臉又被人無意中擦了一下，本是有氣，不敢聲張，後見公遐惶急蹲地，神情不安，知非有意，氣方一消。跟著又在崖後相見密談，越看越覺公遐少年英俊，謹厚光明，不由加出許多好感。

分手要走，忽想起自家身世，心中一熱，重又回身探詢，由此發生情愫。後來虎女前往盜劍，仗著天生異稟，高人傳授，本領極強。將公亮送走之後，偷偷掩往莊後，正遇二女背人密談，哭訴心事。

林蓉為了安慰柔雲，正說：「你說男子多半無良，我對寇公遐也未始無動於衷。看他走時情景和以前相見所談，我已露出身世孤苦，想要脫離虎口，他竟一言不發，可知男子多顧自己，沒有情義，不值為他傷心。何況虎女走時所說，好似她並不愛公亮，就

公亮愛她，也是片面相思，日後相遇終有法想。我們只要各盡其心，濟困扶危，救出兩人也是好事，管他對我好壞作什。

「方才令兄那樣盛怒，見我在旁又作了好些醜態，想起害怕。姊姊受傷殘廢，我處境越險，只恐事情稍定，我必難於自護。只有離此他去，才免受害送命。你我姊妹情如手足，雲姊如能在日內助我逃走，到了香粟村，我雖不知人家是否收容，雲姊這番癡情苦意我必代告婁三兄和他那幾位兄弟，以全力作成你二人的美滿姻緣。

「否則，我的心意雲姊深知，令兄如再強迫，有死而已。至於寇公還是否有情於我全不相干，只要逃出令兄虎口，此後便是終老荒山，或是飄泊天涯，能夠以力自食，落個自由自在，不受惡人凌辱，於願已足，別的全未放在心上。」

虎女越聽越覺林蓉真好，便是柔雲也非不可改好的人，心中頗喜，重又回到樹林，坐下猛虎已在彼藏伏等候，敵人也自尋到，先將謝杰殺死，奪回寶劍，再由側面樹林中掩往後莊，二次放火，在柔雲房中盜公亮的鏢囊，騎虎衝出。快要走出隔崖那條深谷，正遇巴賊帶人迎面趕回，差一點沒有撞上。

本來還想就勢掩往後面，再殺他幾個惡奴，忽聽響箭信號飛來，巴賊人馬立時回身迎去，便有大群人馬小轎趕到，忙將虎藏起，偷偷掩往一看，雙方業已會合。原來那是巴賊平日勾結的一個有財勢的死黨。連前半年巴賊托他用重金禮聘的方家五鬼也被請到，還有好幾個江湖上成名多年的大盜一同趕來。

那與巴賊勾結狼狽為奸的城中惡霸南山豹，本是坐地分贓的大盜之子，近因同黨被擒，凶謀敗露，事鬧太大，為了耳目甚多，先得到信，連夜變賣田產，棄了原有家業，全家逃來，準備與巴賊會合。來意便想強奪香粟村，與巴賊分山而治。索性佔山為王，拿東山做巢穴，出去打搶。巴賊聞言自合心意，好生歡喜，一同回轉。虎女先聽公亮之勸，知道這些賊黨厲害，也未動手。

忙尋公亮告知前事，計議了一陣，也同回到虎女洞中。公亮忽想起鐵漢逃時所用板斧恰在場上，被他取走，但是週身是傷，好些可慮，忙又騎虎追去，想要送他回村。不料人已離谷，追趕半里，將其喊住，談完經過，令其轉告婁，秦諸人，並將鐵漢送到谷口，和谷口的人說了幾句，急於往見虎女，也未回村與眾相見，便騎虎馳去。